

Folktales from Mandela's Homeland

曼德拉故乡的 民间故事

Narrated by Mzayivana Abner Nyamende

Translated by Zeng Mei Liu Mengda

(南非) 姆扎依瓦恩·埃博纳·恩亚门德 【编】

曾梅 刘梦达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GDW20143500160)

Folktales
from
Mandela's
Homeland
曼德拉故乡的
民间故事

Narrated by Mzayivana Abner Nyamenda

Translated by Zeng Mei Liu Mengda

(南非) 姆扎依瓦恩·埃博纳·恩亚门德 【编】

曾梅 刘梦达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德拉故乡的民间故事 / (南非) 姆扎依瓦恩·埃博纳·恩亚门德编 ; 曾梅, 刘梦达译.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09-09052-0

I. ①曼… II. ①恩… ②曾… ③刘…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南非 IV. ①I47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5731号

曼德拉故乡的民间故事

(南非) 姆扎依瓦恩·埃博纳·恩亚门德 编
曾梅 刘梦达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济南继东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22.7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052-0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非洲口头文学和南非科萨民间故事	1
A STORY FOR THE KING'S DAUGHTER	11
一、为国王女儿而讲的故事	20
THE KING'S DAUGHTER AND THE FROG	27
二、国王的女儿和青蛙	35
A YOUNG MAN LOOKING FOR WORK	41
三、找工作的年轻人	49
THE STORY OF NTULUBE	55
四、恩图鲁巴的故事	63
THE STORY OF THE ABANDONED CHILDREN	69
五、被遗弃的孩子们的故事	76
IMPORTANT INSTRUCTION	81
六、重要的嘱咐	88
THE STORY OF SIKHULUMA KAMLOMBULOZANA	93
七、斯库鲁马·卡姆洛姆布洛扎马的故事	104
SAVED BY THE NEIGHBOURS	113
八、被邻居搭救	116
SAVED FROM STARVATION	119
九、从饥荒中幸存下来	125

THE ADVENTURES OF SKELM TSOTSI	130
十、斯凯勒姆·特索特斯历险记	138
CHARGED FOR MURDER	145
十一、被控谋杀	153
VENGEANCE OF THE PRINCE	160
十二、王子复仇记	168
THE STORY OF THE RIVER WOMAN	174
十三、大河女人的故事	186
THE STORY OF A WOMAN AND A MAN EATER	195
十四、善良妻子和吃货丈夫	203
LELEVAN'S INSTRUCTION	208
十五、勒勒瓦尼的嘱咐	213
A JEALOUS PRINCESS	217
十六、嫉妒的公主	227
THE JOURNEY THAT CHANGED THE LIFE OF NTLOKOMHLOPHE	235
十七、改变恩特洛克姆洛菲一生的旅行	245
DEMA AND DEMAZANA	253
十八、德马和德马扎娜	259
A VISIT TO AUNT NOZIMAZILE	264
十九、看望诺紫玛兹勒姑姑	270
HLAKANYANA AND THE OLD WOMAN	275
二十、赫拉坎亚纳和老妇人	280
THE PIGEON AND ITS NESTLINGS	284
二十一、鸽子和雏鸟	288
THE RASCAL AND THE ROCK RABBITS	291
二十二、流氓兔和岩兔	297
THE LION AND THE RABBIT	302
二十三、狮子和兔子	306
THE RABBIT'S DEFIANT RESOLVE	309
二十四、兔子挑衅的代价	313

KING OF THE BIRDS	316
二十五、鸟王的故事	321
THE FOOD KNOWN AS TROUBLE	325
二十六、有一种食物叫麻烦	328
THE JACKAL AND THE WILD CAT	331
二十七、豺和野猫	333
TIT FOR TAT	335
二十八、一报还一报	339
BRAWN VERSUS BRAIN	342
二十九、体力对决智力	346
UNTRUSTWORTHY EMPLOYEES	349
三十、不诚实的雇员	354

非洲口头文学和南非科萨民间故事

曾 梅 恩亚门德

非洲共有 54 个国家，曾经有 1772 种语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非洲大陆广袤壮美，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也是一个战乱和充满饥饿的地方。提起非洲人，人们就会联想到原始落后，甚至还想知道那些传说中的“食人族”今昔何在。相比起对非洲野生动物的了解，我们对非洲文化的了解甚少，不清楚非洲音乐、雕塑、史诗等文化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实，非洲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个民族都用口头文学来保留传承其文化记忆。目前，我国的非洲文化研究还处于边缘地带，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介绍非洲民间故事的书籍。

本故事集带给读者的南非科萨民间故事数量很有限，我们只是艺海拾贝者，在非洲口头文学的大海边拾取了数片绚丽夺目的贝壳，更多的秘密还隐藏在那片艺术海洋的深处，等待人们的探索 and 发现。

一、非洲口头文学

非洲的不少口头艺术形式都具备了一定的艺术特质，口头文学正是核心部分。非洲口头文学主要有以下体裁：神话、史诗、抒情诗、赞美诗、戏剧、歌词、民间故事、谜语、谚语和文字游戏等。在研究非洲口头文学过程中，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学者同民俗学家相互配合，为非洲口头文学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研究者们对于“口头文学”这一术语存在着争议。在非洲口头文学研究中同样出现了各种理论纷争。原始文化、野蛮社群主义、部落传统、朴实本性、“消极传统”、“石器时代文化”和“原始思维”等概念曾被用来描述非洲文化，其中的一些贬义术语已不被如今之读者所认同，但已成为新术语发展的前提。

19 世纪中叶，一些学者和民俗搜集者开始使用“口头文学”一词来描述非洲的口头文学形式。查德威克在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文学的发展》（1932—1940 年）一书中，不仅关注欧洲文学和东方文学，也探讨了玻利尼西亚和非洲的口头文学。从此该词被引入到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口头程式学派引领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口头文学研究，这一术语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二战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展了以大学为基础的、针对本国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因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非洲人民的自信心越来越强。相比于其他新近术语，口头文学显现出更加精准的研究路径，其形式被归于文学框架之内。这一术语近年来已为文学家、社会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等广泛使用。1998 年非洲口头文学国际协会（ISOLA）正式成立。

但关于“口头文学”这一概念的争议仍然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口头文学”（*litterae oratur*）本身就自相矛盾，在定义为文学（*litterae*，拉丁语，意为“书面”）的同时怎么又被定义为口头（*oratur*）呢？也有学者指出，这一术语的负面含义表明它并没有达到“书面”文学的规范范畴，因而倾向于意义更为正式的口头“*oratur*”。还有一些学者质疑这一概念是否应受到词源学限制。他们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精英立场，声讨把非洲口头文学形式排除于国际文学研究之外的做法。对非洲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人们多把“口头文学”当作首选术语。

关于非洲口头文学研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把它称为“文学”是否准确上。一种值得认真思考的说法是，除了单纯的口头和美学元素，这种体裁可能还包含其他特性，“文学”为非洲口头文学披上了书面外衣。“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将非洲口头形式融入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学术领域，而不是将其异化为“他者”。非洲口头文学还激起了学者们对非洲新旧口头形式、各种非洲口头体裁、非洲民俗和研究上述领域采用的方法论等的兴趣。

还有一些术语常出现在非洲口头文学研究中。首先是口头叙事。口头叙事形式多样，曾被分为民间故事、传说、寓言、音乐寓言、神话、史诗、历史传说、创世故事等形式。口头叙事也可依据表现语境进行归类。比如，有些叙事关注对群体意义重大的已故国王或灵魂。还比如，在一些特殊场合，作为仪式的一个部分来讲述的故事被赋予了宗教意义甚至疗伤的意义。还有一些英雄故事或猎人故事与启程仪式或净化典礼有关。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后殖民时代，一些非洲人在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城市或其他地方去采矿、打工、务农、学习、出国进修、商务考察之前，他们所属的群体都会举行某些仪式，在仪式上讲一些相关故事。

其次是民俗及各种衍生词（民间艺术、民间故事、民歌、民间叙事等）。如今这些术语在本质上隶属于贴有口述文学标签的研究领域。即便“民俗”有时也被理解为包含着口口相传的各种广义传统形式（包括物质文化），但其重心依然停留在语言体裁上。学者们采取类似于口头文学的研究方式，花大力气对诗歌、歌曲、民间故事、谜语、谚语等进行收集和分析。

口头艺术是另一个常用术语，巴斯科姆将其总结为“一个用于描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谚语、谜语和其他‘文学形式’的恰当的术语”。该概念包括歌曲和诗歌，以及命名、修辞或绕口令等言语形式。针对这一术语，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流行文化”是一个新近发展的概念。相较于口头传统、民俗、甚至是口头文学等饱受争议的保守词汇，该术语具有一定的优势：寻找年轻人感兴趣的新形式和新技术。这一术语重视新颖，而非陈旧；以日常生活而不是“传统”环境为源泉，避免浪漫怀旧的干扰；并把关注焦点扩展到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多样媒体，以及交流和表达的音乐、加工、戏剧和舞蹈等方面。

鉴于上述纷争，一些学者们开始抛弃使用万能型的词语，转而使用像散文、诗歌、歌曲、口头文本等意思更具体的词汇，以及特定体裁更为精确的词语或本土词语。此外，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倾向致力于翻译价值和人类比较视野价值的研究，从而以丰富双方文化为目的，减少、弥合文化分歧。

任何术语和研究方法都不能以公式化的方式来分析各种非洲口头形式。传统和民俗提醒我们，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文学体裁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所进行的与社会脱节的创造。目前，流行文化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样的媒介和更全

新的发展，向已形成偏见的精英概念和落后想法发起了挑战。总之，不管是来自非洲还是其他地区的口头文学，都把口头形式分析融入“文学”的研究框架当中，既汲取了营养也扩大了研究范围。

二、非洲民间故事

在非洲，讲故事是即兴活动，通常在公共社交活动而不是私人活动时进行，男女老幼都喜欢听故事。在非洲的城镇，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故事带来的乐趣，但在广大偏远的乡村地区，讲故事多在雨季的农舍里进行，因为在旱季村子里会进行各种表演活动。非洲人以他们的故事为骄傲，他们认为故事就是他们的民族标记。对于很多非洲人来说，能讲故事是会说话的一个方面。非洲故事一般不探讨人物的内心情感，重点放在情节构造上。很多故事中也有道德成分和审美特征，而幽默和幻想更为重要。非洲人的故事不仅反映他们的生活，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非洲的民间故事的类型可分为人物类、宗教类（关于主神卡努，也作卡努·马萨拉、真主安拉）和动物类。人物故事一般会涉及婚姻或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纠纷，妇女有时会扮演强悍、好斗及阴险的角色，爱情、竞争、谋杀、虐待、复仇、孤儿的困境都是常见的主题。还有一些故事涉及首领传位、首领不称职受到惩罚的问题。故事里很少介绍殖民地或现代的政治情况。

宗教故事一般解释死亡是什么，卡努为什么会在天上或酋长职位的由来，很少有故事谈到自然现象的起源。在故事里，卡努总是扮演着乐善好施的角色，卡努的故事融合了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信仰。有些宗教故事涉及除卡努之外居住在灌木丛里的其他神灵。尽管祖先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故事中却很少提到祖先。

动物故事暗指人类的行为。动物通常有其各自特征：羚羊不合群、豹子危险、麻雀会预言等。骗子是非洲故事里另一个最重要的形象，非洲骗子的形象往往是聪明的小动物，比如阿坎人蜘蛛故事中的 Kuaku Ananse，非洲东部野兔故事中的 Sungura，赞比亚野兔故事中的 Kalulu，桑族骗子故事中的 Mantis，尼日利亚传统故事中的乌龟等等，其中以蜘蛛的骗子形象最为普遍。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关于骗子的民间故事，其中很多原型来自非洲民族故事。加勒比地区、南美洲和美国南部的骗子故事都包含了非洲元素。

讲故事者。讲故事者通常是技艺高超的鼓者、歌手或占卜者，有时甚至是铁匠。但与音乐家和占卜者不同的是，非洲讲故事者并不四处游说，因而讲故事不是他们的职业。非洲的很多讲故事高手是女性。“Kwathi ke kaloku ngantso-mi”（故事是这样的……），讲故事者总是说着这些老掉牙的话，然后把听众引入了丰富多彩的过去，引入了充满幻想的世界。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听众们从未离开这个可观可感的世界。虽然大部分故事为人熟知，但只要情节引人入胜，讲述者精彩的叙述还是会立即得到听众的认可和赞赏。非洲讲故事者在塑造人物、构建故事情节时，会把语速语气的调整、词汇的使用、故事的说服力、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戏剧性的情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体。讲故事者会引领听众走进远古时代，把古今结合起来，在结合处展示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讲故事者一说开场白，听众们就意识到，两个世界的结合就要开始，这是一个令人着迷、重新体验历史的时刻。

在非洲，讲故事就是一种表演。有时讲故事者会戴面具或穿着特定服装。讲故事时，讲故事者或自弹自唱，或有专人为其伴奏。讲述者会模仿各种动作，会使用拟声词。讲故事者说话的语气、声调的起伏、手势和模仿，或是在强调所说的内容，或是在暗示某种含义。讲故事者会根据要模仿的对象是妖魔鬼怪还是动物小鸟来改变自己的声音，以此来影响听众的情感。讲故事者的手势、舞蹈、声音、面部表情、唱歌水平，对人、动物、卡努和其他神灵的模仿，以及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等元素与故事本身一样重要。语言并不是讲故事的全部内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讲故事者在故事的开头、结尾或者中间都会唱歌。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讲故事者偶尔停下来，重复最后几句话或让听众补充，随着故事接近高潮，讲故事者便激动起来，提高了说话的声音，还增加了肢体动作。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在重复讲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故事时，会让大家围着火堆离他更近一点，这样就不会遗漏任何细节。

非洲最著名的故事讲述者卡波是一个虔诚的表演者，其名字的意思是“梦想”。他认为讲故事者要有富有诗意的想象力。他曾说：“故事像风一样来自远方，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还说：“我一直等待月亮出现，这样就可以回家听故事。天气转暖，我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聆听来自家乡和远方的故事。有时感觉阳光温暖，必须同亲朋好友聊一聊的时候，便讲起来自远方的故事。”苏丹的阿巴卡·哈撒恩既是音乐家也是讲故事者，他在讲故事时弹奏二弦

乐器，加入了模拟音和谚语，把虚构的故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刚果恩孔多族的故事讲述人塔挞·曼噶总是把自己完全融入所讲的故事中，把故事里的对白戏剧化，还时不时地调整自己的语气和语速，充分利用本地的俗语，并采取各种手段为故事增加悬念。塞拉利昂的讲故事者与听众的互动表现在控制听众的情感、设置悬念、运用非语言手段上，如通过身体有节奏的摇摆和细微的面部表情传达悲喜、惊讶之情，抑或模仿定型角色的动作。讲故事者会营造一种氛围，让听众融入到故事中，给其身临其境的享受。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因为他们需要把这个故事个性化，而不是机械地重复一个故事，讲故事者不是“复读机”，而是故事的“创作者”。

听众的角色。听众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讲故事者在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比较正式，一般讲话声音会稍高一些，这是吸引听众注意力和兴趣的方法。听众对演员的创造力 and 想象力起着激励和催化的作用，呈现在听众面前的每一次表演都构成一次新的创作。听众的悲喜都会影响讲故事者，就像讲故事者的情绪也会影响听众一样。在喀麦隆，讲故事者经常将古代的故事与当今世界的情境结合起来，听众可以参与讲故事，提问题、做评论，还可以跟着歌曲合唱。他们认为讲故事是回忆过去的一个主要途径。晚上每个部落最受尊敬的女性要给年幼的孩子讲故事，以此承担传承布拉文化的责任，而年龄较大的孩子通过给其他孩子复述故事来传承当地文化。

非洲讲故事时的手势语。手势语在讲故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手势语是一种无声的交流方式，它可以模仿、增强、甚至代替有声交流，但比单纯的模仿更复杂。一种手势语可用来展示口语要表达的意思。嘴唇、手指和手掌都可用来表达手势语。比如，手势语可以表达“是”“没什么”甚至“我怎么会知道”等意思。津巴布韦的修纳人^①会用手势去表达抽象的概念，像是“沉默”“黑暗”等。比如，用手势语表达句子“Kunze kusviba kutisyii”（意为“外面很黑”）时，讲故事者会把手掌放平、在腰部以上做圆

^① 修纳族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民族，占全国人口的75%以上。早在中世纪修纳人就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并且遗留下不少文化遗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津巴布韦古城，以此城为首都的穆胡姆塔巴帝国通过与来自印度洋岸的回教商队贸易，在11世纪时渐渐强盛，利用当地生产的黄金、象牙与铜矿等重要物资，交换来自波斯湾地区的布料与玻璃等商品，15世纪时已经成为非洲南部最大的邦国。修纳文明的强盛在19世纪时进入尾声，1837年时，修纳人被属于祖鲁族的恩德贝莱人征服。

周运动，动作的意思是天空如同深深的池塘底一样黑暗。这个动作就具有了隐喻功能，不再是单纯模仿。因此，手势语可使讲故事变得更形象生动。

手势语可以把故事发生的空间和时间呈现给听众。讲故事者开始讲故事时，一般都会用手势做分割空间的姿势，以展示各种场景、人物及表情。用动作表现“家”或令人喜爱的人物时，往往在接近讲故事者身体的空间内展现；当表现令人憎恨的人物形象时，讲故事者的手势范围被限定在一臂距离之外或离听众更远的地方。表情、态度和情绪在不同空间范围内展现出不同含义，比如在肩膀高度还是腰间做手势语，表达“惊讶”意思的程度大不相同。表现时间的手势语多被视为带有节奏的拍子，用劈砍式的动作表现出来，这种肢体语言可以用来列举或计算清单，也可以用来表明时光的流逝，具有“记事簿”功能。

手势语还可以表现故事中人物的反应。比如，当一位老祖母把身子低下来，以形象地模仿一只鳄鱼在沙地中行进，突然她提高嗓音并举起双手，这表现出鳄鱼向她爬来时她内心的惊讶和恐惧，渲染并表现故事氛围和发展进程。

手势语在讲故事过程中的使用。手势语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并不是随机使用的。手势语有序分布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听众可以感受到句子和段落的长短变化及故事情节的起伏。非洲的讲故事者多为女性，她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强调部分因语言差异而不同，但手势语一般与短语、句子和段落中的强调部分一致。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讲故事者的语调会随着情节趋向高潮而变得高亢，手势语也会随之增多、变得强劲。有时在对话高潮阶段或戏剧性地表现故事情节时，手势语会取代口头交流形式。

手势语可以增强口头叙述中象声词的效果。口头叙述中的象声词可用一个单词来表达整句甚至整段话的含义，手势语可以辅助象声词来传递速度快慢、时间长短、程度深浅、期望或惊喜等意义特征。比如，津巴布韦的修纳人使用的象声词“mbi”（猛扑）是单音节词，而且要用高音调说出，其相应的手势语就是一个快速向上的动作。肯尼亚的卢奥族^①人在使用高音调的同时做大幅起身的动作。修纳人的象声词“kanganda”（像大人物一样踱步）有三个音

^① 卢奥族(英文名 Luo 或 Luyha)，肯尼亚的第三大部族，人口约占肯尼亚总人口的13%，主要聚居在于肯尼亚西部大湖地区，从事畜牧业和种植业，和乌干达等国的图西族同源，由古老的游牧部族演变而来，肤色较西非班图语系的黑人浅。美国第44任总统，即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的父亲即肯尼亚卢奥族人。

节，其手势语就是一组重复的动作。由于象声词使用方便且本地化，修纳族的老年妇女认为口头表达伴随手势语可以把意思表达得更明白。南非梭托族人的手势语不但伴随或替代象声词，甚至可能造出新词。

非洲讲故事时的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在非洲人讲故事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有经验的讲故事者知道怎样使自己的坐姿看起来像一位讲述家族部落历史的祖父，或是讲述民间传说的祖母，还可能像一个用当代传奇故事考验朋友轻信程度的年轻人。肢体语言会给想了解故事类型、可信程度、讲故事者艺术能力的听众提供一些线索。坐姿不仅可以表示动作含义，还能体现精神内涵。比如津巴布韦的修纳族人的坐姿暗示不同的社会关系。因此，当修纳族人说大家同坐在一个高度时，意为社会和谐，因为没有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行走和站立的肢体语言表达着文化与道德的双重含义。看一个人的行走姿态就可以看出是受人尊敬的长者还是懂礼貌的年轻女性。一个人的行走姿态也能显露出精神道德层面的问题，因此修纳族人有很多关于行走的词条，表现行走人的身材、心情、社交目的以及德行等等。修纳族人词汇中有 250 个象声词用来表现一个行人。在讲故事时，手势语伴随着象声词，听众看到的不止是一个行人，还能通过其行走姿态了解到此人此行的目的和可信度。迈克尔·汗南（Michael Hannan）编写的《标准修纳语词典》收录了很多用于表达“行走”的象声词，比如“go go go”（穿着钉有平头钉的靴子行走）、“mhemha mhemha”（缓慢地弯腰寻物行走）、“pezhu pezhu”（身着短装的女孩或年轻女性行走）等。

肢体动作语言是非洲口头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一些较正式场合中，特别是在有西方文化加入的场合，肢体语言会受到一些限制。但在讲故事时，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讲故事者都会使用肢体语言。有时讲故事者会用肢体语言来表演，再现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似乎与人物融为一体。此时听众似乎身临其境，看到了窃贼怎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型动物怎样踱步、老鹰怎样扑猎物、小动物怎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潜在的掠食者。有时讲故事者会用身体某一部分去展示某物品或某场景，听众会想象出一个草编篮子的外形、手臂形状的树干、一束从葫芦里伸出的草、丛林中的小路等。

故事的力量。非洲故事就像谷物的种子一样，虽然已经保存了几百年也仍然保持着发芽生长的力量。讲故事是一种愉悦的活动，通常不是公开或明显的

说教。非洲故事是古老的，因为它主要来源于过去那些能激发人们情感的映像；故事又是当今的，它围绕过去发生的画面建构当今的世界。这些过去的映像成为故事讲述者探索、影响观众如今生活体验的一种方式，这便是所有非洲故事的精华和力量所在。

三、南非科萨族民间故事

科萨族人生活在南非共和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已经有千百年的时间了，他们居住的地区也已几易其名。在种族隔离时期，科萨族人居住区被分为西斯凯和特兰斯凯两个地区。南非共和国成立后，这两个地区改名为东开普省。南非共和国的新政府不想把这个地区称为科萨地区，以避免种族主义和狭隘主义。东开普省东邻夸祖鲁—纳塔尔省，西邻西开普省。科萨族人居住在乡村地区，多经营农场。欧洲人来到南非时，科萨族人拥有大量的牛群，但白人政府随后控制了土地，白人农场主把科萨族人的牛群没收归为己有，科萨族人变成了租地的农民。

最早的科萨族人是格卡勒卡和哈哈波的后人。格卡勒卡是科萨族人的国王，哈哈波是庶出的王子，格卡勒卡的同父异母弟弟。在18世纪，哈哈波带领他的族人来到了大凯河西侧定居，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不再依附于格卡勒卡统治的王国。当欧洲传教士们来到南非让黑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们最早定居在哈哈波的王国里。因此，最早被记录下来、在教堂和学校里使用的方言就是哈哈波和格卡勒卡方言。基督教传播到其他部落后，其他部落的人也被迫在教堂和学校里使用哈哈波和格卡勒卡方言。这就是哈哈波和格卡勒卡方言成为标准科萨语、临近部落也被冠以科萨这个名字的由来。其他使用不同科萨方言的科萨部落是特姆布族（这是纳尔逊·曼德拉的部落）、姆博多族（奥利弗·塔姆博的部落）、姆博多密斯族、胡鲁比族（塔博·姆比凯的部落）、博哈卡族、博姆瓦纳族和科斯比族等。

作为乡村民族，科萨族人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习俗与传统。他们还举行各种仪式，把男孩们送到启蒙学校。但随着自给自足农耕的不断减少，很多科萨人去南非的城镇找工作。虽然在城镇工作，但大多数科萨人仍保留着在年末回到东开普省与家人团聚的习俗。如果一个科萨人客死他乡，尽管要花一大笔钱，他或她的遗体也将被运回东开普省安葬。

纳尔逊·曼德拉是特姆布族酋长的儿子。特姆布族人生活的地区在姆塔塔

河畔的姆塔塔市附近。像科萨族人的其他男孩儿一样，曼德拉也在这里出生长大。由于出生在贵族家庭，曼德拉从小就要严格遵守科萨人的习俗和传统。作为酋长，曼德拉生长在科萨人民之中所以熟知科萨族人民的习俗和传统，因此他的遗体从约翰内斯堡市运回并安葬在科萨族人的墓地里。所有的科萨族人都是曼德拉的人民。

本书中叙述的故事只是科萨族人民间故事的一部分。故事蕴含了科萨族人祖先的智慧和生活哲学，这些故事都植根在科萨族儿童幼小的心灵中，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故事会变成坚实的人格基础。这些故事如丝丝春雨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是在学习人生智慧和哲学，而只是喜欢奶奶讲的那些过去的故事。科萨族孩子们听故事的时候没有痛苦，不需要忍受，这与各国孩子们接受正规教育时要参加考试，体验及格或不及格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在白人传教士来到南非之前，民间故事是口头文学的一部分，用于儿童教育。今天科萨族儿童接受的证书教育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技能训练，文化价值很低，不能与从口头文学获得的教育相提并论。

这些民间故事不仅愉悦读者，还是科萨文化之窗。很多观点一开始可能不被理解，主要因为它们来自科萨文化传统。比如，在现代社会，人们住在房子或公寓里，而在科萨族人居住的乡村地区，他们不住房子或公寓，而是住在传统的小屋里。因此，一栋大的乡村住宅是由很多小屋组成的。最重要的屋子包括：集客厅、厨房和餐厅功能于一体的那间屋子；会议室，这是住宅里最大的屋子，这里也是举行仪式的地方，还是家族中长者们的屋子；还有家庭各成员的卧室和谷仓。

在有的故事里，叙述者会提到妖怪。这种神秘的吃人妖怪只存在于科萨族人的集体记忆中，是虚拟的、高于生活的。至于妖怪比生活高大多少、有多么吓人，就得看每个科萨人的想象力如何了，正所谓民间故事能塑造每个人的人格。这种想象力也适用于解读诡计多端的妖怪赫拉坎亚纳和披着人皮的妖怪依姆布鲁。这些名字都存在于科萨口头文学中，谷歌搜索的结果都是不友好的家伙。就口头文学而言，科萨族的长者都是行走的谷歌，孩子们总是问长者们问题。因此，如果碰到一个不理解的字或一个陌生的概念，不用担心，答案就在曼德拉人民的中间。

A STORY FOR THE KING'S DAUGHTER

Nelson Mandela's people are the Xhosa people. This race lives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Eastern Cape, South Africa. Many of them go to the towns and cities of this young democracy to look for work, but, during the long end-of-the year holidays, they pack their bags, carry heavy luggages and go back to their roo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Eastern Cape. Similarly, if any of them happen to die while in town or city, their bodies are transported to the Eastern Cape for burial, whatever the distance, whatever the expense. Now, this new democracy has adopted the style of burying their heroes in Heroes' Acre, in the Rauteng Province, the richest province in the country—the province of gold. Prominent figures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like Oliver Tambo, Walter Sisulu and Chris Hani, lie buried in Heroes' Acre.

There is one idol of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South Africa, however, whose grave should be occupying a prominent space on this burial ground, and that is none other than Nelson Mandela. But Mandela's grave is not in Heroes' Acre. Like his people, the Xhosa, Mandela's body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great city of Johannesburg to his rural village at Qunu in the Eastern Cape and buried on the grounds of his rural home. Except for some graveyards that were created by the missionaries, there are no graveyards in